

元史

元史

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三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臺諫一

姚天福 高鳴 陳思濟 魏初從祖璠 劉宣 張孔孫

崔彧 崔斌 相威 亦力撒合 陳天祥兄祐 申屠致遠

董文用弟文忠 郭貫 郝天挺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後徙鴈門李本魯柳神道碑云系出唐相元崇 幼讀春秋通大義

及長以材辟懷仁丞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福為架閣

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不畏強悍猶虎也

輟耕錄云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辨天福校數之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天福曰巴兒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之母隱廷臣皆震悚

時方倚阿合馬理財姑釋不問 仍加厚賜天福曰臣職居彈擊惟負爵祿是懼敢貪賞

以重臣罪碑云上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言臣分也受賞非分也卒不受 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

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頭不能寸進

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

召王昔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少引退按行畿輔有監使

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惛服

監天名敢普得罪御史按之不暇天福入境廉得其死罪十有七俄以有免經臺門大詬天福急捕之檢行囊得賂待御史安元失納救免狀明日陞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為天福對罪十有七條赦七留十餘誰歸上悟戮敢普而斥安元既斥猶與所善雙陸禁中天福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此令起一座皆失色十二年詔罷各道按

察司天福白御史大夫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

遠不但繩有司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臥內奏

其言帝大悟詔復立權臣不悅左遷衡州路同知不就

縛天福聞其家晚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蒙羅織苛毒天福抗聲曰乘輿行將敗害言臣宰相寧欲反邪拮拾無所得斥遷衡州後歷任河東淮西湖北

諸道按察使成宗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

尹六年卒

碑云憲河東開廩賑太原民奏和釋旗方憲淮西免斬黃賊獲歸民戶以萬數徙節湖北劾輔臣楚國公罪及按平灤道出遵化忽風旋馬首默祝曰汝冤從我我

爲汝理至蔣蒼而風息得五尸其一衣中得小印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辨之賊果執遼歲輸粟灤陽民方饑留粟賑糶民賴以生輟耕錄云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慙不食其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顙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天福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天福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贄爲

臣當罄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爲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嘆曰巴兒思母子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輟耕錄云敕待臣董文忠宣付史館卒年七十三

用曰侃侃直言不因賞勸去二首患破七死券雖由忠發亦本母媛卒揚令名夫復何憾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三聘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爲彰

德路總管

中州志云政暇詣學舍親講經義郡邑知有經學自鳴始

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鳴

爲侍御史時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
二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母爲官外設人
也俄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
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
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
省猶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使賢俊萃於一
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
官不如一省便世祖然其言議遂罷川陝盜起行省請急戮其尤
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報所以重用
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令
速止之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
察兒曰高鳴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官至吏部尚書

陳思濟字濟民河南柘城人。以才器見稱於時。世祖聞其名。召備顧問。既建省部。俾掌敷奏。時廉希憲行省陝西。思濟實與偕行。希憲入中書省。思濟還。仍掌敷奏。會阿合馬入省。耻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行。希憲不從。及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莫敢前。思濟獨以文牘進。阿合馬輒於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已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證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辨訟設。」遂拂袖去。出爲沁州知州。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虞集神道碑云：時盜起新皇山。宣慰陳祐率師討方立馬撫諭。忽爲飛矢所中而墮。或言賊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變軍帥。將殺少年千餘人。思濟曰：千餘人無反狀。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乃止。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還家。候期來決。囚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白。恐終不可保。爲

閱其案釋之轉陝西漢中道副使母喪歸起同知浙東宣慰司事

時浙西大水民饑而浙東倉廩實卽令轉輸以賑

碑云桑哥用事遍理算錢糧檄思濟分理浙東

思濟曰瀕海民貧而曠必激變得寢其行

改池州路總管平章也速答兒勢方赫摘淘金戶

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止之累僉河南江北行省事卒封

潁州郡侯諡文肅

魏初字太初宏州順聖人從祖璠金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將武

仙軍次五塚山不進使璠往諭之璠直趨仙所仙引一吏與語璠

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奈何不加禮而欲以小吏

置對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

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仙不能屈金亡璠北還憲宗聞其

名徵至和林璠條陳三十餘事卒諡靖肅初其從孫也璠無子以

初爲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初

中書省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
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
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爲
璠後歎獎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
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
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有不能爵大卮者免其冠
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
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
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
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仍諭侍臣今後毋復爲此時褻樊未下將
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
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

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歷官南臺中丞

冊曰稽古建官懸輶設鐸明目達聰下通民瘼自立內臺直聲謬謬止輦受言皇猷益廓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金末避地徙太原自幼喜讀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宣撫使張德輝至河東一見器重薦為中書省掾暇則往從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為河北河南道勸農副使至元中以丞相安童薦超拜吏部尚書續文獻通考云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賞之計此銅錢易於齎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敝欲求日新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用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權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續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工費不貲亦非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世祖將伐交趾宣

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始得停罷江浙
軍民歡聲雷動安南小邦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邊師生事興
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
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區
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
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
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
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用衆五六十萬廣
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卽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南密邇
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
馬疲弱衰老猝難以應若不論出萬全恐將復蹈前轍及再征日
本宣又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

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蝟興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境叢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尚未見功唆都爲賊所殲自遺辱國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達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邪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且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納其言二十五年出集賢學士除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歹悍戾縱恣慮臺臣發其奸而忌宣尤甚日遣其黨赴建康伺隙臺址皆凍懼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忙古反

怨愈深因羅織宣子逮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誣告
行臺沮壞錢穀事聞朝廷遣官置獄行省鞫其狀宣及御史六人
俱被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宣不勝憤遂自刎舟
中始宣將行時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破及死視其書云觸怒
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
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且別有
遺橐具言忙古歹罪狀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
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惋宣既死行省白於朝謂知罪重自殺前後
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
臺以聞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古部爲金所并遷隆安父之純官
東平萬戶府參議夜夢謁孔廟得賜嘉果已而生子因名孔孫既

長以文學著辟萬戶府議事官至元初擢太常奉禮郎廉希憲居政府辟爲掾尋出爲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世祖銳意用兵孔孫謂方今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効戰贖死朝論采之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直聲大起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顓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始終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侍郎督修安山河成孔孫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賜名會通河已擢燕南按察使召拜集賢大學士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大畧謂蠻獫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加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

不可不急裁汰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仁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員必當革去冒濫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再如增給官吏俸祿修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灑掃戶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重伯顏和禮霍孫廉希憲等各宜予贈諡多允行之請老致仕成宗大德十一年卒于家孔孫素負文望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

書史會要云書宗王華

崔彧字文卿宏州馬邑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器重之至元中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還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索鞍馬斂芻粟帝雖聽其言然竟不置對尋令彧鉤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奏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

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選用
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
十六員今宜增設蒙古人員相參巡歷皆從其請復言時政十八
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工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
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
聲誠欺罔之大者宜別加選用三曰樞密院定軍官賞罰不當多
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
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
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
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
出七曰近見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宜擇近臣之重厚者分
番上直聖主言動必書以昭示永久八曰憲曹無法可守致奸人

無所顧忌宜早定律令爲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徒省一員併一職尚非經久之計宜參衆議以立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至家就旅夫豈人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降詔招徠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童所進良臣悉爲阿合馬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當擢用十三曰簿錄奸僞貨財不可視爲橫得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設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阿里海牙總帥兵民子姪姻黨分列津要威權太盛宜罷職理算其官吏亦應轉徙他所勿令久據荆湖十八曰銓選彙奏賢否莫知自今